弓第三十七

春渚紀聞 何薳
曲洧舊聞 朱弁
茅亭客話 黃休復
珩璜新論 孔平仲
聞燕常談 董弅
儒林公議
賈氏談録 張洎

燈下閒談　江洵
藕堂野史　林子中
退齋筆錄　侯延慶
皇朝類苑　江少虞

春渚紀聞

宋　何薳

哲宗皇帝即位既久而皇嗣未立密遣中貴往泰州天慶觀問徐神公公但書吉人二字授之既還奏呈左右皆無知其說者又元符已來殿庭朝會及常起居看班舍人必秉笏巡視班列懼有不盡恭者連聲云端笏立繼而哲宗升遐徽宗即位自端邸入承大統而吉人二字合成潛藩之名無小差徽宗字佶

信州白雲山人徐仁旺嘗表奏與丁晉公議遷定陵

事仁旺欲用牛頭山前地晉公定用山丘地爭之不
可仁旺乞禁葬大理以俟三歲驗卒不能奪仁旺表
有言山後之害云坤水長流災在丙午午丙丁風直
射禍當丁未年終莫不州州火起郡郡盜興聞之者
初未以爲然至後全人犯闕果在丙午而丁未以後
諸郡焚如之禍相仍不絕幅圓之內半爲盜區共言
無不驗者

蔡丞相持正爲府界提舉日有人夢至一官府堂宇
高邃上有具衮冕而坐者四人傍有指謂之曰此宋
朝宰相次第所坐也及仰視之乃持正也既寤了
解至公有新州之命始悟過嶺宰相盧冠丁至公爲
四也其姪子云

元符間宗室有以妾爲妻者因罷開府儀同三司及
太宗正職事蔡元長行詞曰既上太宗之印復捐開
府之儀章申公謂曾子宣曰此語與手持金骨之朶
身坐銀交之椅何異曾復顧申公曰頃時記得是有
行侍御史詞頭云爰悪侍御之吏不記得是誰申公
顧許冲元曰此是侍郎向自亂道曾時爲樞密許爲

黃門也

張無盡丞相爲河東大漕日于上黨訪得李長者古墳爲加修治且發土以驗之掘地數尺得一大磐石石面平瑩無它銘款獨鐫天覺二字故人傳無盡爲長者後身

楊文公之生也其胞蔭始脫則見兩鶴翅交掩塊物而蠕動其母急令密棄諸溪流始出尸而祖母迎見亟啓視之則兩翅欻開中有玉嬰轉仄而啼舉家驚異非常器也余宣和間于其五世孫德裕家見其八九歲時病起謝郡官一啓屬對用事如老書生而筆跡則童稚也

姚麟爲殿帥王荆公當軸一日折簡召麟麟不即往荆公因奏事白之裕陵詢之麟對曰臣職掌禁旅宰相非時以片紙召臣臣不知其意故不敢擅往裕陵是之又有語麟馭下過嚴者裕陵亦因事勵之麟恐伏而對曰誠如聖訓然臣自行列蒙陛下拔擢使掌衛兵于殿庭之間此豈臣當以私恩結下爲身計耶裕陵是之

陶安世云張覲鈴轄家人嘗夢爲人追至一所仰視榜額金書大字云牛王之宮既入見其先姨母驚愕而至云我以生前嗜牛復多殺今此受苦未竟所苦者日食芒飯一升耳始語次即有牛首人持飯至視之皆小鐵蒺藜其大如麥粒而鋒鋩甚利飯始入咽則轉次而下痛貫腸胃徐覺臂體間燥痒即以手爪把搔至于痒極血肉隨爪而下淋漓被體牛首人則取鐵杷鋤之至體骨現露鋩飯盡出一呼其名則形體復舊家人視之恐怖欲逃牛首人即呼持之曰汝亦嘗食此肉四兩今當食飯二合而去號呼求解可得即張口承飯才下咽則痛楚不勝宛轉之次忽復夢覺腮頰皆腫不能即語至翌日始能言因述其夢

裴亞卿言紹興九年湖州普安院尼沈大師者聞吳江縣潘氏兄弟析居而家有華嚴經一部惜不忍分試往求之衆議皆允而尼請歸具香花及舟載迎取潘老謂尼曰爾往則恐有中變者我今并具小舟假汝載往如何尼欣然更過所望經既登舟而歲大旱

川港乾涸不能寸進翁曰我更假汝一牛挽引而前也經既至院牛船還家公中夜忽語其媼曰吾之捨經得供養矣而吾牛何慮也媼問之云我適夢牛而人言曰謝公數年豢養之力又承公遣以挽經之功今得脫此畜身徑生安樂處感德無窮也亟往視之牛已死矣

有名士爲泗倅者臥病既久其子不慧郡有太醫生楊介名醫也適自都下還衆令其子謁之且約介就居第診視介亦謙退謂之曰聞尊君服藥且更數

矣豈小人能盡其藝耶其子曰大人疾勢雖淹久亦左右一顧且作死馬醫也聞者無不絕倒

蕭注從狄殿前之破蠻洞也收其寶貨珍異得一龍長尺餘云是鹽龍蠻人所豢也藉以銀盤中置玉孟以玉筯攪海鹽飲之每鱗甲中出鹽如雪則收取用酒送一錢匕專主興陽而前此無說者何也後因蔡元度就其體舐鹽而龍死其家以鹽封其遺體三數日用亦大有功後聞此龍歸藻元長家云

姑蘇李章敏于調戲偶赴鄰人小席主人者雖富而

素鄙會讀[illegible]于其傍既進撰章視主人之前一奠鮭
特大于衆客者章即請于主人曰章與主人俱蘇人
也每見人書蘇字不同不知魚合在左邊者是在右
邊者是也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
章即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客曰領主人指揮今日
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如何一座輟飯而笑
終席乃已

龔彥和正言自貶所歸衛城縣寓居一禪林日持[illegible]
隨堂供暇日偶過庫司見僧雛具湯餅問其故云

殿院晚間藥食龔自此不復晚食云

周正夫言人君所論只一宰相唐明皇欲相張嘉貞
却忘其名字不知用心向何處又河北皆陷顏眞卿
獨全平原乃始云朕不謂有此人夫小大一箇顏眞
卿自不知姓名顏杲卿忠義貫日月後其子不免飢
寒不知平日勾當甚事乃知明皇本無心治天下也
古人作字謂之字畫所謂畫者蓋有用筆深意作字
之法要筆直而字圓若作畫則無有不圓勁如錐畫
沙者是也不知何時改作寫字寫訓傳則是傳模之

謂全失秉筆之意也又奕棋古謂之行棋宋文帝使人齎藥賜王景文死時景文與客棋以亟置局下神色不變且思行爭劫蓋棋戰所以爲人困者以其行道窮迫耳行字于棋家亦有深意不知何時改作着棋着如着帽着屐皆訓容也不知于棋者有何干涉也且寫字着棋天下至俗無理之語而并賢愚皆承其說何也

杜征南與兒書言昔人云借人書一痴還人書一痴山谷借書詩云時送一鴟開鎖魚又云明日還公痴常疑不同因于孫愐唐韻五之字韻中瓻字下云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借書盛酒瓻也又得以證二字之差然山谷鴟夷字必別見他說當是古人借書必先以酒醴通殷勤借書皆用之耳

朱象先少時畫筆常恨無前人深遠潤澤之趣一日于鵞溪絹上作小山覺不如意急湔去之故墨再三揮染即有悟見自後作畫多再滌去或以細石磨絹要令墨色着入絹縷者沈珪道人作墨亦常因搗和墨蒸去故膠再入新膠及出灰池而墨堅如石遂悟

李氏對膠法云

劉貢父初入館乃乘一騾馬而出或謂之曰此豈公所乘也亦不慮趨朝之際有從羣者或致奔踶之患耶貢父曰諾吾將處之也或曰公將何以處之曰吾令市青布作小襜繫之馬後耳或曰此更詭異也貢父曰奈何我初幸館閣之際不謂俸入不給桂玉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馬以代步不意諸君子督過之深姑爲此以掩言者之口耳有何不可

東坡先生惠州白鶴峯上梁文云自笑先生今白髮道傍親種兩株柑時先生六十二歲也意謂不十年不著子恐不能待也章申公父銀青公俞年七十築賓親爲慶會有餉柑者味甘而實極瑰大既食之嘉其種即令收核種之後圃坐人竊笑葢七八也後公食柑十年而終

陳秀公丞相與元參政厚之同日得疾陳忽寄聲問元安否曰參政之疾當即痊矣其雖小愈亦非久世者續請其說秀公曰其病中夢至一所金碧煥目室間羅列甕器甚多上皆以青帛幕之具題曰元參政

香飯也某問其故有守者謂某曰元公自少至老每食度不盡則分減別器未嘗殘一食此甕所貯皆其餘也世人每食不盡則狼籍委棄皆其餘爲掠剩所罰至于減算奪祿無有免者今元公由此當更延十年福算也後數月而秀公薨元果安享耆壽其孫中大公紹直云

陳瑩中爲橫海軍通守先君與之爲代嘗與之爲言蔡元長兄弟了翁言蔡京若秉鈞軸必亂天下後爲都司力排蔡氏之黨一日朝會與蔡觀同語云公大阮眞福人觀問何以知之了翁曰適見于殿庭目視天日久之而不瞬觀以語京京謂觀曰汝爲狀語瑩中既能知我何不容之甚也觀致京語于陳了翁徐應之曰射人當射馬擒賊當擒王觀默然後竟有郴州之命

蔣穎叔爲發運使至泰州謁徐神公坐定了無言詎將起忽自言曰天上也不靜人世更不定疊蔣因扣之曰天上已遣五百魔王來世間作官不定疊蔣復扣其身之休咎徐謂之曰發運亦是一赤天魔王也

金陵有僧嗜酒佯狂時言人禍福人謂之風和尚陳
堂中未第時問之云我作狀元否即應之曰無時可
得堂中復謂之曰我決不可得耶又應如初明年時
彥御試第一人而堂中第二方悟其言無時可得之
說

畢漸爲狀元趙諗第二初唱第而都人急于傳報以
蠟刻印漸字所模印水不着墨傳者應聲呼云狀元
畢斬第二人趙諗讀者皆云不祥而後諗以謀逆誅
詠則是畢斬趙諗也

橫海青池縣尉張澤居于鄆州東城夜自庄舍還而
月色昏暗殆不分道行遇道傍木枝燁然有光因折
以燭路至家插壁間醉不復省也晨起怪而取視則
枝間一龍蛻才大如新蟬之殼頭角爪尾皆具中空
而堅扣之有聲如玉石且光瑩奪目遇暗則光燭于
室遂寶之于家傳玩好事沈中老云紹聖間其從兄
爲青州幕官因修庭前葡萄架亦得一蛻形體皆如
張者獨無光彩耳神龍變化故無巨細但不知有光
無光又何謂也

陳無求宣事云嘗赴鶴林寺供佛既飯有一舉子雖衣褐不完而丰神秀穎居于座末主僧顧謂無求曰此道人頗有戲術今日告行當薄贈之且求其一戲爲別也舉子亦欣然呼一僧雛取盌器付之令相去二丈餘而立舉子謂之曰我此噓氣汝第張口受之覺腹熱急言不爾當燒爛汝腸也言訖噓氣向之須臾僧雛覺腸間如沸湯傾注乃大呼曰熱甚不可忍因使溺盌中舉子徐舉盌示庄人曰誰能飲此者舉座穢唾之迺大笑舉盌自飲言別而去明日僧雛遂大惡聞食氣日唯飲水數杯月餘出寺不復見也

余族兄次翁鼻間生一瘤大如含桃而懼其浸長百方治之不差行至襄陽於客邸遇一道人喜飲而日與周旋臨別解衣出一小瓢如棗大傾藥如粟粒三授次翁曰汝夜以鍼刺瘤根納藥鍼穴明日瘤當自落其二粒留以救奇疾也次翁如其言因夜取鍼剔瘤根納藥至夜半但覺藥粒巡瘤根而轉至曉捫之則瘤已失去取鏡視之了無疤痕也因大神之秘其餘藥不令人知其女爲兒時蹙倒折齒不生次翁取

藥納齒根一夕齒平復因以水銀一兩置銚間取藥投之則化爲紫金方知神仙所煉大丹也

吳興蘭村沈氏子嘗具舟載往平江中道有僧求附舟尾生因容之行十餘里生晨炊僧求飯遂分共之且謂僧曰適與舟人羹魚爲饌無物爲盤羞不罪也僧曰無問魚與菜施當在子心耳生意僧欲得羹因分俞之食竟僧謂生曰汝量出數金爲襯施生曰食魚而須襯施非余所當獻生曰食魚非齋何獻之有僧曰無問魚菜在汝心獻耳生不得已戲謂之曰請獻蘭村大王僧遂合掌祝獻既行數里登岸而去明年正月生與社人祭神廟中神降于禰人中謝生曰去歲深承輟飯齋僧而誠心布施得稻最多以我獻僧我甚增威生已忘前事神又謂生曰汝至某村有船附舟汝以魚飯之次有惡獸欲截汝舟我時已陰護之矣生始記憶因語其詳于社人云

曲洧舊聞

宋 朱弁

太祖在周時受命北討至陳橋爲三軍推戴時杜太后眷屬以下盡在京城定力院有司將搜捕主僧悉令登閣而固其扃鑰俄而大搜索主僧紿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陞梯且發鑰見蟲網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頃太祖已踐祚矣

太祖皇帝抱帝王雄偉之姿殆出于生知天縱其所

注措初不與六經謀而自然相合見以道云曾子固
元豐中奉詔作論論成以吾觀之殊未盡善某嘗謂
太祖有二十事皆前代所無出于聖斷而爲萬世利
者今實錄中略可數也惜乎子固不及此吾所深惜
也

塲務多是藩鎮差牙校不立程課法式公肆誅剝全
無誰何百姓不勝其弊故建隆以來置官監臨制度
一新利歸公上官不擾而民無害至今便之

五代割據干戈相侵不勝其苦有一僧雖佯狂而言
多中嘗謂人曰汝等望太平甚切若要太平須作
定光佛出世始得至太祖一天下皆以爲定光佛後
身蓋用此僧之語也

內中酒蓋用蒲中酒法也太祖微時喜飲之即位後
令蒲中進其方至今用而不改

王文政爲參知政事嫉丁晉公姦邪屢欲開陳以宰
執向對未果每聞暇與晉公語色欲言而輒止者數
四晉公詰之文正曰弟某當遠官而老兄又鍾愛
事頗亂方寸也晉公曰公可留身面陳其事得肯

曹亟奉行爾明日宰執退而文正獨留晉公悟悔之
不及文正具陳謂姦邪簾幃嘉納丁自此黜士論莫
不快之
或有薦宋莒公兄弟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無
上殿來則廷臣更無一人是者已而莒公果作相而
景文竟以翰長卒于位
仁宗嘗言尊號非古也自寶元之郊詔羣臣毋得以
請殆二十年嘉祐四年孟冬祫丞相又欲因此上尊
號宋景文曰却尊號甚盛德也臣下乃欲舉陛下
用之故事是一日受虛名而損實美也上曰我[illegible]
如是于是遂止
張康節爲御史中丞論宰執不已上曰卿孤寒[illegible]
自爲地康節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爲[illegible]
安得謂之孤寒陛下今日便是孤寒也上驚而問[illegible]
故康節曰內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太臣無一人[illegible]
于陛下者陛下不自謂孤寒而反謂臣爲孤寒臣[illegible]
未喻當時有三眞之語謂富韓二公爲眞宰相歐[illegible]
公爲眞內翰而康節爲眞御史也

宋子京西征東歸錄載云知成都陛辭日面請聖訓
上曰鎮靜子京自著其事曰語簡而意盡于治蜀尤
得其要眞聖人之言也
仁宗于科舉尤軫聖慮孜孜然惟恐失一寒畯也
至廷試之年其所出三題有大臣在三京與近畿
郡者多密遣中使往取之然猶疑其或泄也如民
本是詩題王者通天地人本是論題皆臨時易之
代帝王間有留意于取士然未有若是者也
慈聖識慮過人遠甚仁宗一夕飲酒溫成閤中
而酒告竭夜漏向晨矣求酒不已慈聖云此間亦
有左右曰酒尚有而云無何也答曰上飲懽必過
萬一以過度而致疾歸咎于我我何以自明翌日
服藥言者乃歎服
子在太學時見人言仁宗時蜀中一舉子獻詩于
都府某人忘其姓名云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
一乾坤知府械其人付獄表上其事仁宗曰此
秀才急于仕宦而爲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戶參
不釐事務處于遠小郡其人到任不一年慙恧而

昭陵謹惜名節而于改官之法尤軫聖慮胡宗愈以應格引見上驚其年少舉官踰三倍最後閱其家狀云父宿見任翰林學士乃嘆曰寒畯安得不沉滯遂降指揮令更候一任與改合入官

李肅之公明文定公子也在三司論事切直仁宗嘉納歐公以簡賀之甚有稱賞之語公明喜曰歐公平日書疏往來未嘗呼我字也此簡遂以字呼我人之作好事可不勉哉

張康節守泰州召兼侍讀以老不能進讀固辭仁宗曰不必讀書但留備顧問遂免進讀未幾擢任風憲厚陵初張康節預政屢請老不許詔三日一至樞密院進見毋舞蹈康節曰本兵之地豈容尸祿養疾遂力求去

岐王始封昌王時飛語云昌字兩日並出也裕陵惑之以問大臣大臣無能對者呂申公知開封府因上殿奏事罷上從容曰卿聞昌王之說乎公曰陛下何所疑若聖意不能釋然以臣所見改封大國則妄議息矣裕陵意遂解

朱行中知廣州東坡自海南歸留款甚洽其唱和詩
亦多行中嘗與坡言裕陵晚年深患經術之弊其時
判國子監因上殿親得宣諭令教學者看史是月遂
以張子房之智爲論題上索第一人程文覽之不樂
坡曰予見章子厚言裕陵元豐末欲復以詩賦取士
及後作相爲蔡卞所持卒不能明裕陵之志可恨也
裕陵彌留之際宣仁呼小黃門出紅羅帳諭之曰大
見郡王身材長短大小乎持以歸家製袍一領見
親分付勿令人知也後數日哲宗于梓宮前即位

右進袍皆長大不可御近侍以不素備皆倉皇失
宣仁遣宮嬪取以授之或曰小黃門即邵成章也
邸之謗大喧成章不平之嘗明此事于巨瑞巨瑞可
之曰無妄言滅爾族也

宣仁同聽政日以內外臣僚所上章疏令御藥院
寫各爲一大冊用黃綾裹背標題姓名置在哲宗御
座左右欲其時時省覽或曰此事出于簾幃獨斷
廷初不知也予見故族大家子弟往往皆能言之
哲宗御講筵誦讀畢賜坐側賜扇潞公見帝手中

用紙扇率羣臣降階稱賀宜仁聞之喜曰老成大臣
用心終是與人不同是日晚問哲宗曰官家知大臣
稱賀之意乎用紙扇是人君儉德也君儉則國豐
豐則民富而壽大臣不獨賀官家又爲百姓賀也
國朝以來凡州縣官吏無問大小其受代也必廉問
交相慶謝蓋在任日除私過外皆得以去官原免其
行慶謝之禮爲此故也自新政初頒大臣恐人情所
附乃有不以赦降去官原減指揮自是成例而命官
有過犯雖經赦宥及去官必取旨特斷以此恩霈
爲空文而公卿士大夫莫有釐正之者
祖宗時州郡雖有公庫而皆畏清議守廉儉非公會
不敢過享至有滅燭看家書之語元豐以來尉傳漸
豐饋餉滋盛而于監司特厚故王子淵在河北州郡
供送非時數出謂之儧巡元祐元年韓川以朝奉
爲監察御史言其事
祖宗時置京城覘者專爲伺察閭閻有冤枉及權
特勢倚法病民耳其後法度有不合人心恐士大夫
竊議當政者乃藉此以自助士有正論則謂之謗

民有愁嘆則謂之腹誹殊失祖宗之意習見既久而人亦不知也

本朝談經術始于王軫大卿著五朝春秋行于世其經術傳賈文元作文元其家壻也荆公作神道碑略云此一事介甫經術實文元發之而世莫有知者當時在館閣談經術雖王公大人莫敢與爭鋒惟劉原父兄弟不肯少屈東坡祭原父文特載其事有大言滔天詭論滅世之語祭文宣和以來始得傳于世

蜀公與溫公同遊嵩山各携茶以行溫公以紙爲貼蜀公用小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嘗曰景仁乃有器也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後來士人夫茶器精麗極世間之工巧而心猶未厭晁以道嘗以此語客客曰使溫公見今日茶器不知云如何也

晁以道讀舊唐書謂予曰杜甫論房琯肅宗大怒當時人莫不爲甫危之而崔圓等皆營救時顏魯公爲御史中丞曾無一言予嘗謂魯公忠烈如此而老杜賦八哀獨不及之豈賦此詩時魯公尚無恙耶將詩人不無所憾初未可知也吾更考之耳

麥秋種夏熟備四時之氣蕎麥葉青花白莖赤子黑
根黃亦具五方之色然方結實時最長痛此時得雨
則於結實尤宜且不放霜農家呼爲解霜雨滕西北
人呼爲麻子有兩種早熟者與麥相先後五月間熟
者鄭人號爲麥爭場
水香有二種俗說檀心者號餘藤不知何所據也京
師初無此花始禁中有數架花特民間或得之相贈
遺號禁花今則盛矣
紅蓼即詩所謂遵龍也俗呼水紅江東人刈澤蓼

之爲火蓼道家方書亦有用者呼爲雀滕草取其莖
之形似也然澤蓼有二種味辛者酒家用以造麴餘
不入用也
歐公作花品目所經見者纔二十四種後於錢思公
屏上得牡丹凡九十餘種然思公花品無聞於世宋
次道河南志於歐公後又增二十餘名張珣（或云爲子堅）撰譜三卷凡一百一十九品皆敘其顏色容狀及
所以得名之因又訪於老圃得種接養護之法各載
於圖後最爲詳備韓玉汝爲序之而傳於世大觀政

和以來花之變態又有在珣所譜之外者而時無人
譜而圖之其中姚黃尤驚人眼目花頭面廣一尺其
芬香比舊特異禁中號一尺黃予在南平城作謝范
祖平朝散惠花詩云平生所愛曾莫倦天遣花王慰
吾願姚黃三月開洛陽曾觀一尺春風面蓋記此事
也祖平字準夫忠文公之諸孫也以雄倅致仕居許
下被俘惠予花時年六十一歲矣
鄭州東僕射陂蓋後魏希文遷洛時賜僕射李冲之
陂也後人立祠遠近皆呼爲僕射廟章聖皇帝西祀
過之遣官致祭有祭文刻石在焉近世遂傳爲孝衛
公僕射廟上人得衛公行冊以藏廟中而崇寧以來
賜廟額亦以爲衛公不疑而士大夫莫有是正之者
呂申公公著當李文靖公秉政時自書舖中投應舉
家狀敝衣蹇驢謙退如寒素見者雖愛其容止亦不
異也既去問書舖家知是呂廷平乃始驚嘆
宋次道龍圖云校書如掃塵隨掃隨有其家藏書皆
校三五遍者世之蓄書以朱爲善本居春明坊昭陵
時士大夫喜讀書者多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

時春明宅子此他處僅直常高一倍陳叔易常爲予言此事嘆曰此風豈可復見也

古語云大匠不示人以樸漢蓋恐人見其斧鑿痕迹也黃魯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藁一冊歸而熟觀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也見其竄易句字與初造意不同而識其用意故也

宇文大資嘗爲予言湘山野錄乃僧文瑩所編也文瑩嘗遊丁晉公門公遇之後其中凡載晉公事頗佐佑之予退而記其事因以曰人無董狐之公未有不爲賢然後世豈可盡欺哉

章子厚與晁秘監美叔同生乙亥年同榜及第又同爲館職常以三同相呼云元祐間子厚有詩云三同晁秘監乃謂此也然紹聖初子厚作相美叔見其施設大與在金山時所言背違因進竭力諫之子厚怒黜爲陜守美叔謂所親曰三同今百不同矣

秦少游自彬州再編管橫州道過桂州秦城舖有一舉子紹聖某年省試下第歸至此見少游南行事遂

題一詩于壁曰我爲無名抵死求有名爲累子還憂南來處處佳山水隨分歸休得自由至是少游讀之淚涕雨集徽宗踐祚流人皆牽復而少游竟死貶所豈非命耶

劉道原自洛還廬阜時過淮南見晁美叔美叔呼諸子拜之道原曰諸郎皆秀異必有成立無爲訞學但自守家法他日定有聞于世訞學已爲今日患後三十年橫流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恕與公老矣諸郎皆自見之勿忘吾言

曾明仲治郡善用耳目於迹盜尤有法潞公過鄧之金唾壺叩仲見公於驛中公言其事明仲呼孔目附耳囑付之既去不食頃已擒偷唾壺人來矣潞公歸朝大稱賞之

劉道原日記萬言終身不忘壯輿亦能記五六千字晁以道戲壯輿曰更兩世當與我相似

東坡嘗語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爲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

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疎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予遊同升而竝黜有自雷州來者遞至少游所惠詩書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聞韶也女可記之勿忘吾言

吳伯舉守姑蘇蔡京自杭被召一見大喜之京入相首薦其才三遷爲中書舍人時新除四郎官皆知縣資序伯舉援舊例言不應格京怒落其職知楊州未幾京客有稱伯舉之才者且言此人相公素所喜不當久棄外京曰既作官又要做好人兩者豈可得兼也

蔡京豐吏祿以示恩雖閒局亦例增俸入張天覺作相悉行裁減鄒浩志完以宮祠里居月所得亦去其半嘗謂晁檢討曰天覺此事吾儕無異詞但當貧窶之際不能不悵然乃知天下人喻義者少也

自崇寧以來給舍多不論駁靖康新政人人爭言事唐恪在鳳池謂朝請大夫王仰曰近來給舍封駁太多而晁舍人特甚朝廷幾差除不行也君可語之以道聞其言笑而不答仰字子高王子發之子也窒唐

氏子乃晁出也故中書君使之達此意

王平甫諺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據介甫不能聽姪雱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錢平丘之禱久矣爲此奚益且兄嘗以君法繩吏姦今乃以楮錢徼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君法耶介甫大慙

王觀恃才放誕陸子履慎默於事無所可否觀嘗以方直少之然二人極相善也觀寢疾子履往候之觀惡寒以方帽包裹坐複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少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觀應聲復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當時聞者莫不大笑

上元張燈按唐名儒沿襲漢武帝祠太乙自昏至明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壁殿遙詠燈山詩唐明皇光天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設燈迎三宮太后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其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上元觀遊之盛冠于前代矣

唐成都府有散花樓河州府有薰風樓綠莎廳楊州有賞心亭鄭州有夕陽樓潤州有千巖樓皆見于傳記今無復存者蓋或易其名或廢而不修也

崇寧初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戍位爲陛下本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爲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天下殺狗賞錢至二萬太學生初聞之有宣言于衆曰朝廷事事紹述熙豐神宗生戊子年而當年未聞禁畜猫也其間有善議論者密相語曰狗在五行其取類自有所在今以忌器諛言使之貴重若此審如洪範傳所云則其憂有不勝言者矣

政和初凡人名或字中有天字君字主字聖字王字皆令避而不用蓋從趙野所請也當時如寺觀僧道所稱王字亦行改正或曰此何詳也已而果然

俚語有張王李趙之語猶言是何等人無足掛齒牙之意也宣和間王將明張子能王履道李士美趙聖從俱在政府是時張王李趙之語喧于朝野聞者莫不笑

無盡居士少有俊譽氣凌輩行然頗以躁進獲譏元

豐中嘗上裕陵百韻詩有同看同列驟不覺寸懷忙之句裕陵讀之大笑

熙寧元年冬介甫初待經筵未嘗講說上欲令介甫講禮記至曾子易簀事介甫于倉卒間進說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至于床第之際上稱善安石遂言禮記多駁雜不如講尚書帝王之制人主所宜急聞也于是罷禮記

神臂弓蓋熙寧初百姓李宏造中貴張若水以獻其實孥也以檫爲身檀爲弭鐵爲鎗鐙銅爲機麻索擊札絲爲弦上命于玉津園試之射二百四十步有畸入榆半榦有司鋸榆呈上曰此利器也照依樣製造至今用之

咸平二年秋大閱其日殿前侍衛馬步軍二十萬自夜三鼓初分出諸門運明乃絕詰旦上按轡出東華門從行臣寮並賜戎服既回禦東華門閱諸軍還營奏樂于樓下

歐陽公歸田錄初成未出而序先傳神宗見之遽命中使宣取時公已致仕在潁川以其間紀述有未欲

廣者因盡刪去之又惡其太少則雜紀嚴笑不急之
事以充滿其卷秩既繕寫進入而舊本亦不敢存今
世之所有皆進本而元書葢未嘗出之於世至今其
子孫猶謹守之
王將明當國時公然受賄賂賣官鬻爵至有定價故
當時爲之語曰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貢擢通判
今之中散大夫卽昔之大卿監也舊說謂之十樣錦
受命之初不俟赦恩便許封贈父母妻一次一也妻
封郡君二也今爲令人不隔郊奏薦三也奏子爲職官四
也今爲從侍郎乘馬許行馳道五也馬鞍上施紫絲座六
也馬前執破木杖七也宴殿內金器且坐杂殿上八
也身後許上遺表九也國史立傳十也

茅亭客話

宋　黃休復

聖明乾德二年歲在甲午興師伐蜀明年春蜀主出降二月除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呂公餘慶知軍府事以僞皇太子策勳府爲理政所先是蜀至每歲除日諸宮門各給桃符一對俾題元亨利貞四字時僞太子善書札選本宮策勳府桃符親自題曰天垂餘慶地接長春八字以爲詞翰迄美也至是呂公名餘慶太祖誕聖節號長春天垂地接先兆皎然則國之替

興固前定矣

僞蜀廣政末成都人唐李明父失其名因破一木中有紫紋隸書太平兩字時欲進蜀主以爲嘉瑞有識者解云不應此時須至破了方見太平爾果自聖朝吊伐之後頻頒曠蕩之恩救其傷殘之俗後仍改太平興國之號即知識者之言諒有証矣

大中祥符六年緜州彰明縣崇仙觀栢柱上有木紋如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舄纖縷悉備知州比部員外郎劉公宗言遂給事奏聞奉聖旨令津置

闕送王清昭應宮今其民皆畫畫供養之

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歲爲賊所驅於郡署令造漆器五月六日或聞鼓鼙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因上樹匿於穠葉間見天軍往來搜捕殺戮至夜遂下樹於積屍中卧至中宵聞傳呼頗類將吏有十數人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據簿籍稱點姓名佃屍聞呼一一應之唯不唱艾延祚而過僵屍相接猶檢閱未已乃知聖朝討叛伐逆屠戮之數奉天行誅故無誤矣

甲午歲五月天兵克益郡至八月賊支進猶據嘉州宿崇儀翰領兵討之軍次洪雅有卒掠獲一婦人頗有姿色置于兵幕之下每欲逼之云自有伉儷則交臂叠膝俯地而坐軍人怒許其斷頸剖心終不能屈堅肆强暴拒之轉甚三日不飲食以死繼之竟不能犯以非禮主帥聞而憫之使送還本家嗟呼雖蠻而能堅貞强暴者不能侵侮之華夏無廉潔者得無愧乎

庚子歲天兵討益部賊突圍宵遁主帥愍城中民招誘出城大軍方入搜捕及平定後盡令歸家南市渠中有一盲女七八歲叫云父耶母耶兄耶嫂耶何處去不供給我飲食也其盲女爲饑渴所逼不知無家但怨乎父母兄嫂旦夕不輟有隣婦云此孫氏女三歲因患瘡痘入眼父母憐其聰慧常教念佛書鞠養甚厚父死於輸給不迨母死於憂憤嫂因供給役夫中流矢而斃兄城陷而不知存亡更無親戚觀者痛心洒涕經旬或遇鄰婦云盲女不接它人飲食但悲號叫呼其親水飲不入口蘇而復絕七日而卒因

憫而拾餘燼之材聚而焚之於盲女衣中獲白金一
兩遂鬻之以供僧畫像焉嗚呼城陷日似此者多矣
獨書盲女者言雖鄙意有激焉夫家富財饒則禮義
興矣財苟不足則禮義俱廢蓋人之常情也當是時
也民家財物罄空有迫尤甚豈謂鄰婦獨能拾餘燼
之材焚燒盲女復於女衣中獲金不爲已用與盲女
供僧畫像奇哉鄰婦能於困窮迫之際存誠如是
故特書之且今之見利忘義者不爲斯鄰婦之羞乎

万康軍太平興國中虎暴大縱慢入市市人千餘
噪逐之虎爲人逼弭耳腼目而坐或一怒則跳身咆
哮市人皆顛沛長吏追善捕獵者李次口失其名衆
云李次口至矣虎聞忙然竄入屋下匿身李遂以戟
刺之仍以短劒刺虎心前取血飲之休復雍熙二
年成都遇李因問向來飲虎血何也李云飲其血壯
吾心也又云虎有威如一字長三寸許在其脇兩傍
皮下取得佩之踰官而能威衆無害佩之無憎疾者
凡虎視只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捕得記其頭

籍之處須至月黑握之尺餘方得如石子色琥珀狀此是虎目精魄瀹入地而成琥珀之稱用此主療小兒驚痼之疾凡虎鬚拔得者將剳蛀牙無復痛疼凡虎傷者其人衣服器袱乃至巾鞋皆摺叠置於地上倮而復僵蓋虎能役使所殺者人魂也凡爲虎傷死者及溺水死者魂曰倀鬼凡月暈虎必交也凡虎食狗必醉狗虎之酒也凡虎不傷醉人頃有一村夫入市醉歸臨崖而睡有虎來嗅之虎鬚偶入醉者鼻中醉者大噴嚏其聲且震虎驚躍落崖而斃此事皆聞之李次口者

周昌以漢

漢武帝北

也

郊祀

珩璜新論

宋　孔平仲

周昌以漢高祖比桀紂高祖不以爲罪壺關三老以漢武帝比瞽瞍而武帝爲之感悟眞可謂大度之人也

郊祀志漢武三月出行封禪禮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復歸於甘泉百日之間周萬八千里嗚呼其荒唐甚矣

漢文帝封宋昌爲壯武侯唐太宗作威鳳賦賜長孫

無忌可觀其量矣

舊史張易之傳朱敬則之諫大爲醜訐而則天勞之賜綵百段至於殘害諸李自牋其子以惡其母故公主幽閉至年四十不嫁以配當上衛士其悍鷙亦無比焉

光武時尚書令甚卑申屠剛未有官徵爲侍御史遷尚書令以直諫失旨出爲平陰令乃其證也肅宗時尚書令甚重郅壽自冀州刺史三遷尚書令帝擢爲京兆尹乃其證也

漢時官職不主於遷夏侯嬰有大功無他過自高祖爲沛公時嬰爲太僕又事惠帝呂后訖文帝時只爲太僕楊雄亦曰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也

丞相封侯自漢公孫弘始也三公封侯自魏崔林始也以災異策免三公自東漢馬防始也三公在外自張温始也唐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者惟王思禮一人已

尚書與尚食尚公主同而世俗相承以平聲呼誤矣

見張耳傳注朝請音才性反非請託之請也見成帝紀注

退之詩好押狹韻累句以示工而不知重疊用韻之病也雙鳥詩兩頭字孟郊詩兩奧字李花詩兩花字是也

周武皇帝初服常冠以皂紗全幅向後束髮仍裁爲四脚今之幞頭正是此遺法也

後漢南海貢荔枝桓帝時唐羌上疏罷之唐貢蜀中荔枝盧仝詩天子初嘗陽羨茶是時當未知七

奇

謂天子爲官家蕭梁時已有此語梁簡文諸子傳乎王大抹見武帝禮佛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耶

俗所謂平善亦有所出也趙飛燕傳成帝昏夜平善是也

俗所謂阿誰三國時已有此語龐統傳向者之論阿誰爲是

俗所謂見錢見穀漢已用之王莽傳舍無見穀王嘉

疏元帝時外戚貲千萬者少爾故水衡少府見錢多也

俗所謂停待晉書已有此語也愍懷太子傳陛下停待是也

今所謂蒙教賜之類蜀董和傳諸葛亮爲丞相下教之說蓋謂此耳

吳雄之葬巫醫皆言滅族此亦文之病也彼巫醫何預葬事謂之葬師可也

蜀爲險固然守非其人最爲易取秦伐蜀十月取後唐平蜀王衍七十五日今朝平蜀孟昶只用六十六日也

宋 董弁

張昌言初與种世衡善及持父喪世衡遺以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者在塗而世衡卒乃以還其子詰詰遵父命不承田遂蕪廢者三十年元豐中隣人告官移文二家皆弗取郡守劉斐言諸朝願以田給州學朝廷嘉之卒還种氏昌言名聞位至給事中夫世有爭鄰畔踈歩之田至相紛競甚者兄弟宗族鬬訟不肯已遂爲世讐者亦聞种張之事乎

政和中何執中爲首台廣殖貲產邸店之多甲於京師時有以舊印行吉觀國所試爲君難小經義稱爲上皇御製者人競傳誦會大宴伶官爲優戲相謂曰官家萬機之暇何所爲曰不過燕樂爾曰不然亦如舉子作文義問何以知之遂舉爲君難義誦一過乃以手加額北鄉贊歎說聖意匪獨俛同韋布之士留神經術仰見競競圖治不安持守之深意天下幸甚又問宰相退朝之暇何所爲曰亦作文義問何義爲臣不易義乃批其頰曰日掠百二十貫房錢猶不易裏蓋俚語以貧窶爲不易也

紹興乙卯夏大旱車駕在臨安府詔禁屠宰以禱兩諫議大夫趙霈上言曰自來斷屠止禁猪羊而不及鵝鴨請并禁止中書舍人胡寅曰一疏無二百言而用字以十數況諫議乃及此乎聞　中統兵者號龍虎大王脫或入寇宜以鵝鴨諫議拒之時人以爲名對

歸田錄載梅舜俞受敕修唐書語其妻曰吾之修書可謂胡孫入布袋矣妻應聲對曰君於仕宦可謂鮎

魚上竹竿耶聞者以爲善對大隗昏忒士胡知上皇
御製詩有曰懽聲似鳳來啣詔喜氣如日去揭竿韓
子倉戲爲更之曰窘如老鼠入牛角難似鮎魚上竹
竿時爲的對尤勝於梅

李端行字聖達毘陵人崇寧間太學屢中魁選聲名
籍甚大觀丁亥歲與諸路質士群試李士英作魁聖
達第二意不中之嘗曰天下清氣無南北之異但吳
中清氣十分鍾於人河朔清氣爲鵝梨占了八分以
士英河內人故也士英啣之其後士英拜相聖達方
爲太傅坐小累罷坎壈失志而死

薛肇明謹事蔡元長至戒家人避其名宣和末有朝
士新買一婢頗熟事因會客命出侑尊一客語及京
字婢遽請罰酒問其故曰犯太師諱一座駭愕婢具
述先在薛太尉家每見與賓客會飲有犯京字者必
舉罰平日家人輩誤犯必加叱詈太尉脫或自犯則
自批其頰以示戒

王將明作賀復燕雲表以昆　維其喙矣對燕民悅
則取之鄭達夫特爲領樞密院事亦用上句而以周

公方且膺之爲對語王曰相公屬對甚的因舉已對曰此是當家者

王荆公在蔣山一日有傳東坡所作表忠觀碑至介甫反覆讀數過以示坐客且曰古有此體否葉致遠曰古無之要是奇作蔡元慶曰直是錄奏狀耳何名奇作介甫笑曰諸公未之知爾此司馬遷二五世家體

章聖朝馮守信爲步軍指揮使遇郊禮其弟欲以已子冒爲守信子以助高蔭守信不可曰吾自行伍上拔擢至此愧無以報稱奈何欺君是歲并其子不蔭以明於弗無所愛予近見士大夫仕至通顯以兄弟之子冒已子而受高蔭者多矣恬不爲非人亦不以爲怪訝也甚者以他人而爲已之有服親以冒異姓恩澤者聞守信之風盍知愧乎

杜祁公爲守兗州石守道卒於郡惡之者謂介僞死而北走以詔覈實祁公會僚屬語之衆不敢當時龔輔之爲掌書記抗言曰介平生遵諒有是耶願以闔族保其必死祁公悚然探懷中奏藁示之曰老夫

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爲豈可量哉今世居下位而能執義抗言如輔之者固難其人而爲郡守獎人之言以成就其美名如祁公者未之見也

張乖崖公常言見事有三難能一也見而欲行二也當行必果三也前輩於事精思如此是所以大過人也又云事無大小皆須用智智如水也不流則腐若凡一日不用智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予每佩服斯言

歐陽文忠公謂謝希深曰吾平生作文章多在馬上枕上厠上也蓋惟此可以屬思耳

因話錄載韓僕射皐病小瘡令醫傅膏藥藥不濡問之醫云天寒膏硬

近歲許冲元將知西京有一屬稟事云某預錢若干已有指揮許將來春充預買錢冲元厲聲叱之曰許將如何作（則故切）得預買錢其人始悟觸諱踧踖謝過而退又元厚之知杭州一吏呈公事云合依元降指揮厚之徐拱手緩聲曰元降何嘗指揮吏惶恐厚之曰爾誤也不之罪

錢中道帥太原一日武官謁見敘舊累數百言而退錢語坐客曰適來官人口不稱名但稱賤迹不已欲面折之便是要人避已名也客問似乎門下有舊錢曰舊識其公客曰某亦識之佳士也錢曰只那老賤亦坐皆笑

太宗朝王濟主漳州龍溪簿時福建諸郡輸鶴翎爲箭羽既非常有之物而官司督責甚急民間苦之輒以便宜喻郡民用鵝翎代之因附驛以聞詔可請施及旁郡民咸德之

宋汝霖澤政和初知萊州掖縣時戶部下提舉司買牛黃以供在京惠民和劑局合藥用督責急火州縣百姓競屠牛以取黃既不登所科之數則相與歛錢以賂上下胥吏丐免汝霖獨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遇歲疫則多病有黃今太平之久和氣克塞縣境牛皆克腯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無不懽呼感戴者

裴諝爲史思明所得僞授御史中丞時思明殘殺宗室諝陰緩之全活者數十百人此事見談賓錄靖康

之變人盡欲得京城宗室有獻計者謂宗正寺玉牒取有籍可據以取則無遺矣[illegible]立命取籍蒼黃間玉牒所有吏已持至南薰門亭子矣會　使以事暫還此夜惟監交物官數人在焉戶部邵澤民溥其一也遽索視之每揭三二板則掣取一板投之火爐中歎曰力不能遍存之得預名被爇者可以免計一籍中掣取而爇者亡慮十二三俄頃　使至吏舉籍以授之遂按籍以取凡京城宗室獲免者皆澤民之力也而人多不知予因閱裴諝事故志之

京城既陷乃遣使籍帑藏至軍器庫點閱兵仗時[illegible]壽明以內相為館伴因白自念兩朝和好當載戢干戈載櫜弓矢一使應聲曰我曹脚轉後不請云左屬櫜鞭右執鞭弭與君周旋

呂汲公在相位其兄進伯自外郡代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堦趨參以二婢掖侍而前進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而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而退進伯畧不顧勞聞者歎服其家法之嚴

何㮚當京城已陷人人入視帑藏倉庾時有胡思者爲司農卿其諸倉米麥數白㮚既復㮚送至廳事傍遽屬言曰大卿切勿令亂量思應曰諾至客次方悟其戲蓋語有　思亂量也時謂作宰相如此何以服百僚

儒林公議　据叢書本抄本改

宋　亡名氏

成都劉備廟側有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栢圍數丈唐相段文昌有詩石在焉唐末漸枯歷王建孟知祥二僞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之皇朝乾德五年丁卯夏五月枯栢再生時人異焉三國至乾德初歷年一千二百餘年枯而復生於皇祐初守成都又八十年矣新枝鬣雲并舊枯幹並存若蚪龍之形

太平興國戊寅歲程羽守益都時立春在近縣吏納

土牛偶人於府門外觀者頗衆主者恐有爲人所損遂移至廳事之左少選程出視事怪問之主者以告程嘆曰農夫牧豎非升廳之物兆見於此不祥莫大焉當時聞之以爲過論至甲午歲果有村氓叛竊入据城邑焉人亦服其理識

章聖祥符中行封祀之禮具造宮觀以崇符瑞時王旦作相迎合其事議者或非之旦謂人曰自昔帝王或馳騁田獵或淫流聲色今主上崇眞奉道爲憶兆祈福不猶愈於田獵聲色之惑歟

太祖承五代易姓之後知人心未固以太宗身試危有英睿之斷可以王天下故居常以主社許之一日太宗被疾憊甚車駕幸其邸勉令灼艾因自指所御赭袍示之曰此當誰着耶末年友愛彌篤終以大寶授之太宗纂嗣下河東海內生靈寖安不知有他姓矣大哉聖人之治也舍其子而立其弟以公天下追惟堯舜之心豈遠是道哉

太祖下河東回止蹕常山謀伐幽薊及不利班師遂留駕前刻漏及渾儀於行宮蓋深憤[illegible]憑陵志在

必復疆宇以拔生民抑亦示艱難於子孫也慶曆甲申歲既平保塞叛卒留住常山繕葺宮殿藻堊一新宴殿特瓌壯兩廡修敞不減京都集英制度蓋宴犒軍校之所也

太祖天表神偉紫躋而豐頤見者不敢正視李煜據江南有寫御容至僞國者煜見之日益憂懼知眞人之在御也

范仲淹富弼初被進用銳於建謀作事不顧時之可否時山東人石介方爲國子監直講撰慶曆聖德以美得人中有惟仲淹弼一夔一契之句氣類不同者惡之若仇未幾謗訾群興范富皆罷爲郡介詩頗爲累焉

太宗志奉釋老崇飾宮廟建開寶寺靈感塔以藏師舍利臨瘞爲之悲涕興國寺構二閣高與塔侔以安大像遠都城數十里已在望登六七級方見佛殿腰腹佛指大皆合抱觀者無不駭愕兩閣又開通飛樓爲御道麗景門內創上清宮以尊道教殿塔排空金碧照耀皆一時之盛觀自景祐初至慶曆中不十年

間相繼灾燬略無遺焉欲爲之福如是其效乎
太宗嘗謂杜鎬曰今人皆呼朕爲官家其義未諭何
謂也鎬對曰臣聞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考諸古
誼深合於此上甚說其對
曹彬下江南城李煜面縛就彬請命彬謂之曰國主
可歸宮厚有裝蓄以備歸朝煜深德之諸將爭言不
可蓋懼其或自引決爾彬徐曰無畏彼若能死則豈
復忍耻以見吾輩耶畢如其言衆皆服其雅量
孫奭起於明經敦履修潔端儀典正發於悃愊章聖
崇奉瑞貺廣搆官殿以誇[illegible]夏奭累疏切諫上雖
能納用而深憚其正疏語有國之將興聽之於人國
之將亡聽之於神其忠朴如此
盧多遜權謀之士也太祖常患耶律氏據幽薊未有
策以下之多遜進說願權都鎮州經畫攻取俟恢復
漢土則還蹕於汴聞者果之
太宗嘗責趙普以下舉將帥普對曰昔明宗舉石晉
晉選張彥澤劉高祖拔郭上皇世宗得太祖臣豈敢
輕舉耶

張詠治蜀承兵亂之後比防南衆四野寇暴未息城中無旬月之儲乃榜衢市錢官監之直貴米價以博易之糧廩因之充接蜀漸安焉

明道中江淮薦饑乃命王隨爲安撫使隨素無才術不能拯傷救敝以活流殍但令人負緡以散丐者每出則前後擁塞趨導者不能呵隨方切切矜問示爲恩惠識者無不嗤之

薛奎參預宰政頗質厚任眞明肅太后將行恭謝宗廟之禮自呂夷簡而下皆阿順聽命獨奎抗議不屈明肅深忌之然衆議已定遂備法駕容衛一同帝者識者頗以爲憂及明肅崩殂夷簡等皆黜補郡獨奎留焉意將可以爲相及李廸再居相位疎直言遠時務上察其材短未有以濟之者時范諷方以言幸乃論非夷簡不可奎遂稽於大用以至終身知者惜之

景德初契丹大寇河朔章聖將幸澶淵中外人情震懼車駕發京師六軍奏作樂上疑問左右杜鎬前曰周武伐紂前歌後舞上悅遂作樂人情頗安

馮拯在中書孔道輔初拜正言造其第謝之拯謂曰

天子用君作誅宦豈宜私謝執政耶道輔慙伏而退
後嘗謂人曰如馮公者未足爲賢相然求之于今未
易有也

孔道輔自以聖人之後常高自標置性剛介急於進
用或有勸其少通者答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
每笑之爲御史中丞以事被黜知鄆州然非其罪躁
憤且甚至胙縣一夕卒於驛舍

元昊未叛前其部落山遇者歸延州告其謀時天章
閣待制郭勸守延州乃械錮還賊示朝廷不疑之意
等均徭民益怨擾不知所措

祥符中中書試制舉人六論畢呂夷簡及布衣周啓
明將被親策執政以爲封禪有期將告成功於天下
不當復訪人以得失遂報罷夷簡特升職位倅啓明
免將來進士鄉薦啓明乃歸括蒼隱居聚徒講學不
復仕進時論高之

馬亮尚書典金陵於牙城艮隅掘地永數百斤灪之
以備供帳其地乃僞國德昌宮遺此鉛華之灰積也
李氏區區偏據江表之地而淫色奢縱如此欲其國

祚之長永其可得耶

賈氏談錄

僞唐張泊

庚午歲予銜命宋都舍於懷信驛左補闕賈黃中丞相魏公之裔也好古博雅善於談論每欵接常益所聞公舘多暇偶成編綴凡六條號曰賈氏談論錄貽諸好事者云耳

李贊皇初掌北門奏記有相者謂公它日位極人臣但厄在白馬耳及登相位雖親族亦未常有畜白馬者會昌初再入廟堂專持國柄平上黨破回鶻立功

殊異策拜太尉封衛國公然性極忌刻當途之士有不協者必遭譴逐翰林學士白敏中大惧遂諷給事中韋弘景上言相府不合兼領三司錢穀專政太甚武宗由是疑之及宣宗即位出德裕爲荆南節度使旋屬淮海李緗有吳女納之獄上刑部侍郎馬植專鞫其事盡得德裕黨庇之惡由是坐罪竄南海殁而不返厄在白馬其信乎

中土士人不上札翰多爲體院體院者眞元中翰林學士吳通微嘗工行草然體近隸故院中胥徒尤所倣其書大行於世故遺法迄今不泯然其鄙則又甚矣

驪山之華清宮殿廢毀已久今所存惟繚垣而已天寶所植松栢徧滿崖谷望之鬱然朝元閣在北山嶺之上基址最爲嶄絕次曲即長生殿故基東南湯泉凡一十八所第一是御湯周環数丈悉砌以白石瑩徹如玉面皆隱起魚龍花鳥之狀四面石坐階級而下中有雙白石蓮泉眼自甕口中湧出噴注白蓮之上御湯西面角即妃子湯湯面稍狹湯側有温紅石盆四

所作菡萏於白石之面餘湯迤邐相屬下鑿石作[illegible]
竇走水東南數十步復立石湧出灌注石盆中賈君
云此是後人置也
白傳葬龍門山河南尹盧眞刻醉吟先生傳立于墓
側今猶在洛陽士庶及四方遊人過其墓者必奠以
巵酒故塚前方丈之土嘗成泥濘
賈君云僖昭之世長安士族多避寇南山中雖蒋經
離亂而兵難不及故今衣冠子孫居鄠杜間室廬相
比

白傳姪敏中曾侍諫官獻疏請賜謚上曰何不取醉
吟先生表墓播卒不賜謚及後在相奏立神道碑其
文即李義山之辭也
褒斜山谷中有虞美人草狀如雞冠大而無花葉相
對行路人見者或唱虞美人則兩葉漸搖動如人撫
掌之狀頗應節拍或唱他辭即寂然不動也賈君親
見之
予問賈君中土人每日火麵而食然不致壅熱之患
何也賈君曰夾河風性寒故民多傷風河洛東地鹹

水性冷故民雖哺粟食麥而無熱疾又曰滑臺風水性寒冷尤甚土民共啗附子如啗芋栗

雖在羈貫其

九月二十三日校叢書堂本一過　沅灶

燈下閒談

宋　江洵

呂用之在維楊日佐渤海王擅政害人具載于妖[illegible]志中中和四年秋有商人劉損挈家乘巨船自江夏至揚州用之凡遇公私往來悉令損覘行止劉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取其裴氏劉下獄獻金百兩免罪雖脫非橫然亦憤惋因成詩三首曰寶釵分股合無緣魚在深淵日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斷蹤青鳥罷啣箋金盃倒覆難收水玉軫傾欹懶續絃從此

彼迫暮共見水而亡好女子衣服楚楚手捧蓮葉足
履平草而來鬼物急叱之女子自若且行且
吟云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荷花
水上游兩鬢蕭蕭玉釵直吟畢由東岸而去
四明定海縣留氏婦病熱三日始甦夢吏攝入冥府
見獄掾曰爾姓是甚留氏婦曰陳留之留掾顧曰幾
錯乃事遂遣使回送過一冥司土木盛典婦扣使者
嘆曰近來世道薄惡嗜欲無度冥司新添獄專以鍛
鍊罪人耳汝歸漉相警告切須省節且毋通姦爲事
自取其孽可免灾傷婦人既寤徧以告人

雨水漲七日不通薪死室中中書舍人盧載爲之誌

芝田錄

宋　丁用晦

序云余甘慙鼠獄智昧雞碑

元德秀退居安祿縣南獨處一室去家數十里值大雨水漲七日不通餒死室中中書舍人盧載爲之誄曰誰爲府君犬必啗肉誰爲府僚馬必食粟誰使元公餒死空腹

西蜀有兄弟訟財者畢搆侍郎爲廉察呼其兄弟三人以人乳食之所訟皆止

令狐文公除守袞州境內方旱召屬吏至公首問米

米價甚高

蘭堂野史

宋　林子中

治平三年丙午十一月十八日英宗不豫罷朝外人驚擾不知其詳及十二月二十二日立皇太子宋外盡疑四年正月北史兩番在館民間互相語云上出升遐但俟北客去始發哀耳余親聞里媼女掩耳而逃時上至大漸八日早猶召孫奇入診是日北客方出館果呼班吏宣上遺制上竟以北客去日上仙民間之語何不祥也福寧殿御座下微陷塡之復然掘

之深丈餘得一石石上有八字不可辨御書院被應有曉仙家篆者令審解之云歲在申酉汴都不守神宗以丁未即位在位再涉辛酉年無它事不知其何祥也

紹興五年春永興軍田夫段義耕得玉璽上于尚書禮部以爲秦之傳國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詔與禮部翰林祕書御史太常官驗定集議方員二寸半印文深琢如碑字嘴白而地紅也字畫乃蟲

禁中帝及兩宮各有尼道并女冠各七人選于諸寺觀年三十以上能法事者充隨本殿內人居處每早輪一尼一道導上于佛閣前讚念導上燒香佛道者各兩拜又導下殿燒天香四拜又導至殿門後殿出視朝方退應諸閣凡欲請尼道看經者皆此輩每半年或數月一歸元寺觀折洗本位使臣隨臣隨住五七日還

宋 侯延慶

建炎二年戊申楊淵守吉州是年車駕駐蹕維揚
南諸郡日虞盜人深入淵即修城得銅鐘於城門其上
文云唐京兆李愛子墓誌唐興元初仲春仲巳日葬
李愛子役築於廬陵殞于西壘之顛吾時司天文昭
政命令晦朔康定之始未欲塋於他山就瘞於西壘
之垠吾卜茲土後當大德五九之間世衰道敗浙梁
相繼喪亂之時章貢康昌之日復工是壘吾亦復出

是邦東平鳩工來使吾嫂子之骨得同何伯聽命于
水府京兆逸翁深甫記淵方興版築未成明年秦人
犯維揚車駕幸浙東金人遂渡江分兩路一犯明越
車駕登海舟駐永嘉十犯洪吉太母保章貢淵失守
既經兵火不知鐘所在癸丑呂源來守下車即修城
不數月壁壘皆立東平鳩工之言亦驗云銅鐘文銘
元豐中王荊公乞罷機政寓於劉流相宅幾兩月神
宗未許其去沆之子珙嘗謁公坐閒問公云化成在
處住近可令呼來化成者十課命老僧也少頃化成

至公作一課更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相公同
命今仕至宰相更復何問公微作色曰安石問命又
不待做官但力乞去上未許只看易便去得否化成
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
何十公悵然歎服去意遂決珙之子
閒六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臣明日
宰相蔡確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已行否確曰
方欲奏知上曰此事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有殺士
人事若意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

惡處門下侍即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呂源云

蔡確之子懋宣和末爲同知樞密院事因奏事言及確南遷時事云蘇軾有章救先臣確臣家嘗傳錄因袖出章進上皇云蘇軾無此章軾在哲宗朝所上章哲宗以一旋風冊子手自錄次今在宮中無此章懋悵然而退 鄭望之云

丁巳九月十五日校明寫本訖 復鑑核記

皇朝類苑

江少虞

李相簡穆公沆嘗被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兄爲無口匏公笑曰吾居政府然無長才但外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此報國爾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卑狥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實多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正所謂也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耶

王文正公曾爲人持重在中書最爲賢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已怨

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爲名言

薛簡肅公天禧初爲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公王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而謂人曰眞宰相之言也

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呂許公閤命移刻方赴召至中書省數輩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步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緩之來何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煩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爲深得府臣之體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鄂人亂至和中湜上言陝西鐵錢買物者不肯售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疋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曉然知鐵錢不廢而市肆復安矣

曹侍中彬爲人仁愛常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

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咎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